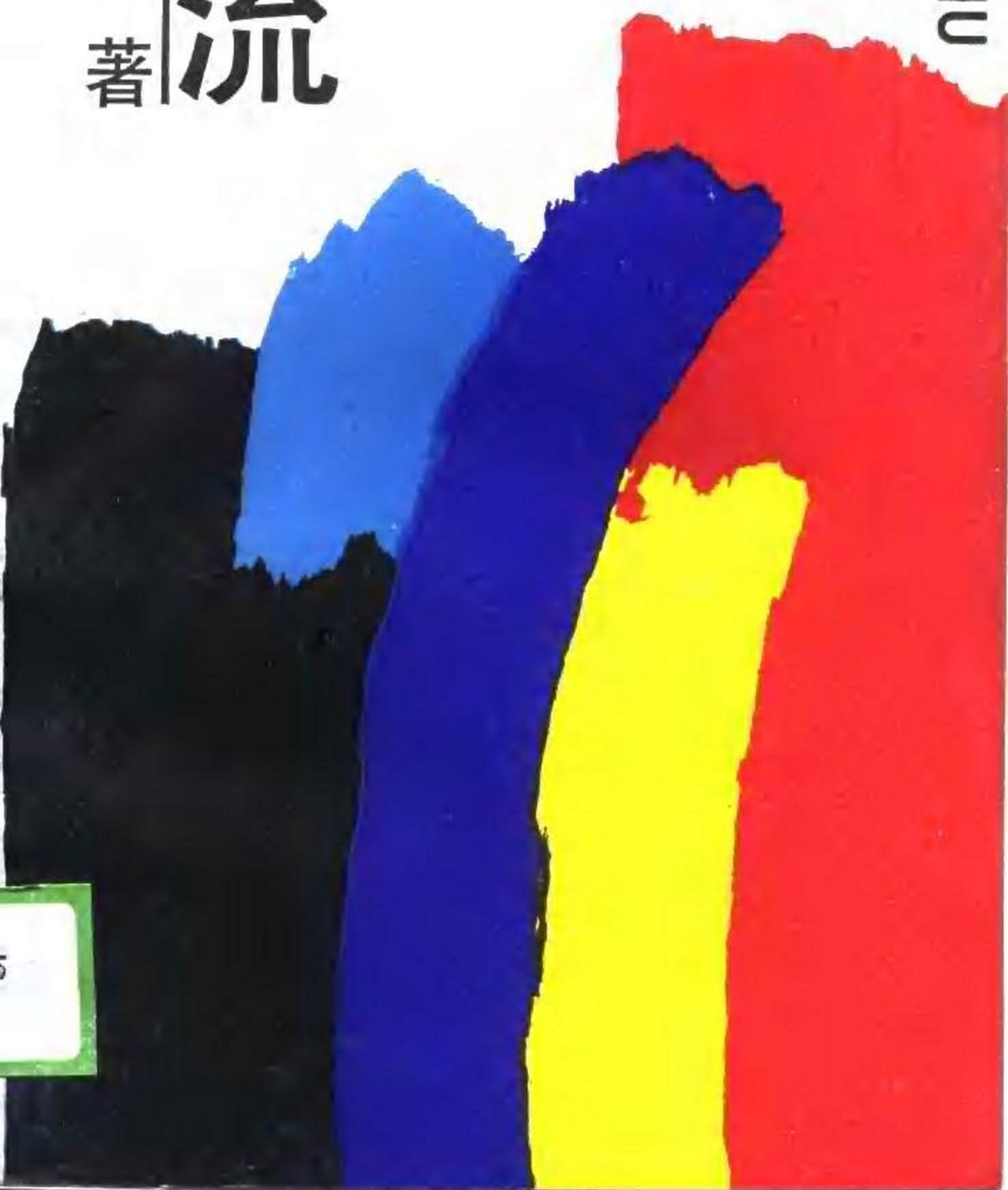


QIANLIU

潜流

张健行 著



张健行 著

潜流

I247.5

3652



B

616792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女作家张健行近几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结集。

集子中所收四个中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变革在各类人物心灵中产生的震荡，揭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纯洁爱情的憧憬，对丑恶行为的憎恨。

作者以真切的感情，流畅的文笔，塑造了在逆境中奋起的改革者、捍卫祖国蓝天的飞行员、不忘改变老区贫困面貌的副省长等艺术形象。作品的情节生动，颇具可读性。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袁银昌

潜 流

张健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17,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1-0197-5/I·152 定价：3.45元

序

荒 煤

我还是认为，文学应当多表现美好的心灵。即使被嘲笑，被视为旧观念，我也不后悔，我也不忏悔，不想放弃这个观点。

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也听到不少同志对我的忠告：不要太老实，不要太轻信人；甚至也有警告：“这个人你看错了。”更常常听到不尽的叹息：

“唉，现在要看清楚一个人，难啊！”

我也思考过，我也承认，经过十年动乱，的确有些人变了，而且变得很利害，有些人的确变得难以捉摸。

那么，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应该随时随地始终用怀疑的眼光去看人么？如果我抱着“时刻警惕着”的心情去生活，去工作，去接触一切人，我又变成了一个什么人？

当然，我承认，要真正认识和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不断地激荡、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

也都在不断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确变得比过去愈加丰富、复杂了。如果用过去的老眼光来看今天的人——特别是“当代英雄”，那确是无法理解的。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理论上的活跃，也不管对某些概念和名词有多少争议和探索，说得简单一些，无非是围绕着“文学是人学”这一个根本的命题在进行探索和实践。

作家们都在思考，文学要写人，写人的哪些方面，写什么样的人，怎么去写人，怎样才能写出真正的人来？作家也是人，他所写的人，是他所熟悉的人，他所理解的人——当然，他自己认为理解的，是否真正的理解，那将由作品通过客观实践的检验，经过广大读者认可与评价才能证明——作家对他所写的人不能没有他主观的判断，反映他自己的爱憎。也就是说，作家对他所写的人物，实际上都对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性格和行动，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是非功过，不能没有自己的评价。

所以作家既有一个自己认识人、理解人的过程，又有一个让读者认识、理解这些人的过程，但最终是把心交给读者，让读者认识和理解自己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作家这颗美好的心灵，就是怀着真诚的期望，尽自己的努力去发现、扶植、鼓励、培养新的人才，促使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迅速成长起来，把改革开放、四化建设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担当起来。作家应有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就是要帮助青年一代了解中国漫长革命道路的曲折与坎坷，真正理解十年“文革”的灾难，认识今天改革开放的紧迫和艰巨，使青年一代懂得作一个当代人的意义和要求，要有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要努力去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所以，我认为，作家要有一颗美好的心灵，要去多表现一些美好的心灵，让青年们懂得作一个当代人，这种美好的心灵必然要和那些丑恶的心灵进行生死的搏斗！美好的心灵绝不可能是一块风平浪静、甜蜜美妙的天地，却往往是经过暴风骤雨，而终于闪耀着灿烂阳光的海洋！

我和健行同志认识不久，接触也不多。只是前年在厦门召开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她听了我的发言之后对我表示，她赞同并且也主张文学应当多表现人们美好的心灵。随后我又读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子《她需要重新开始》，特别从《后记》中了解到她如何作过美丽而飘渺的梦，想当个文学家，后来也经历了不少坎坷，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她说：

“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使我对社会、人生、前途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一种要重新探索和思考的欲望。”于是她提起笔来不断地写，的确在她的人生途中迈出了一个重新开始的第一步。

我认为，作家所走的第一步固然很重要，但关键还在于第二步。因为第二步才能证明，他第一步走得是否踏实，是否为今后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路走得正不正，是否有自己逐渐形成的风格，是否对今后的创作有更新的开拓。

我读了健行这部新的著作，中篇小说集《潜流》，我感到欣慰。

从这些作品来看，她确是描绘了一些美好的心灵。无论是《前奏》中的主人翁解冰，还是《潜流》中的女工程师苏巧，《蓝天下一朵白云》中的空军驾驶员崔长喜，《骨瘤》中的女医生唐兰娟，尽管各自的经历、职业、个性不尽相同，他们

各自的遭遇与命运也颇多坎坷，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和痛苦，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饱经坎坷，怀着一颗伤痕累累的美好的心灵。但如作者在《前奏》中借解冰之口所说的，“自己走着的，是一条严肃的人生道路……”

这4篇作品，除了《蓝天下的一朵白云》中崔长喜是因为癌症死于严肃的人生道路之中，其他3篇中主人公都还在走自己的严肃的道路，面临着“文革”灾难性的种种后遗症，在起步改革、开放中受到种种不易克服的阻力，再加上家庭、爱情的破灭或不幸所形成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使我能够深深感到他们迈步的艰难和内心的痛楚。

《骨瘤》中的唐医生通过自己不能生育被家庭旧观念所迫，不得不想办法抱一个孩子来抚养，然而意外地领来了一位烈士的后代，竟是自己丈夫堂兄的儿子，她却又下决心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从家庭伦理的一个侧面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激发人们思考，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浓郁的封建思想的确渗透在许多人的骨肉里，有如潜伏得很深的癌细胞。曾经要扫除一切“四旧”的一场“文革”大风暴，反而使得这种癌细胞更加深化、扩散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我从健行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段时间内，有些好心的同志（我自己也在内），曾经有过天真的想法，关于“文革”的伤痕可以少去接触一些吧。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反映得多少的问题。相反，前不久看到一个惊人的材料，现在许多青少年、中学生中对“文革”的历史已经一无所知了。问题在于真正看到，正是在今天要向改革开放大步迈进的时候，在一股强大的商品经济浪潮的冲

击下，在人们新旧观念的交替变动中，却不能不发现“文革”这场灾难，不仅是遗留下一些伤痕，而且还留下不少毒瘤。

一个要真正走自己严肃人生道路的人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

所以，在健行作品中一些普通的主人翁，尽管有颗美好的心灵，但是这些美好的心灵绝不是那么丰腴、饱满、完整、光润，却是血泪斑斑，伤痕交错，甚至已经潜伏着癌细胞……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美好的心灵和那些丑恶的、没有人性的、虚伪的心灵相映照，才显得更加真诚、可爱、美好和珍贵！

对待严重历史教训的态度，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轻易地忘却，另一种人是站在今天现实的高度更加清醒和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教训，不仅是造成过去历史上的严重灾难，更可怕的是让它变成大步前进中潜伏的严重隐患。

因此，我认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就应该剖析各种“骨瘤”，不要在随时掀起的政治运动中，任意制造压制、扼杀崔长喜、解冰等种种人才的这些悲剧。我欣赏这个中篇小说集子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

健行在她的处女作《路》这篇短篇小说里就曾经借肖国良这个人物之口质朴地宣布了她自己的主张：“照理说对心灵的美，人类都有共同的追求，但有了人类，也就有了污染的社会，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作为我们，不应该后悔，不应该痛苦，对美的追求始终要执著、不移！”

她的第一步就是这样开始的，第二步还是走她自己的路，但是看来走得更踏实一些了。

人类心灵的美是无止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科学文化的发达，智慧和才能的发扬，人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每一颗美好的心灵，都是一个特殊的、宝贵的、富有人性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也是培育我国青年一代心灵美的急需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所以，作为一个文学战线上的老退役兵，我祝贺并希望健行同志继续发扬追求心灵美的这种执著、不移的精神，在今后的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收获！

1988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荒 煤
前 奏.....	1
潜 流.....	126
蓝天下一朵白云.....	206
骨 瘤.....	275

前 奏

—

“第十八个是铜像。”

“谁？”

“喏，楚平。”

“噢……”

人们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色，用诡谲的微笑，代替了刚才放纵的嬉闹。

楚平推着自行车，经过传达室边的小门时，见几个青年小伙子躲在传达室里，用绊马索暗算来上班的人，不由皱了下眉头。

今天是正月初六。要在过去——开门红，大干快上，早闹腾得沸沸扬扬了。但现在，节后上班两三天了，可上班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第十八个是铜像，难道自己是第十八个来上班的吗？”楚平心里想着，把车子往车棚推去。他觉得今天的气氛有点

• 1 •

异样：以往，磨洋工（甩扑克、干私活、穷聊天等）也只是在车间里，而今日，瞧瞧，仨一堆、俩一伙的，有的聚在过道上，有的聚在空地上的器材堆前，脑袋瓜凑在一处，嘀嘀咕咕地不晓得在说些什么，时而又将困惑不安和疑虑的目光，朝办公楼上厂部会议室方向瞟一下。

工厂大门口左边的空地上，停着一辆深蓝色的上海牌轿车，崭新的车身，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蓝莹莹的光。

楚平顿时也受了这气氛的感染，浑身不自在起来。而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又驱使他抬眼朝四周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裘秀芹。噢，她在那一群女工当中，手里拿着毛线，正向身边的一个女工学着新的针法。他怔怔地看着她，那神态，仿佛怕在他一眨眼的时候，她会消失似的。

裘秀芹是厂里的一朵花。他和她结婚两年了，还觉得恍恍惚惚的，不相信她怎么竟成了他的妻子！

今天一早，楚平听说解冰回来了，是除夕那天悄悄回来的。当时楚平愣怔了，满腹狐疑地骑车来上班。

“这些人嘀嘀咕咕的，是不是也在谈论解冰？”楚平一想到这点，心里就象被塞了块擦脚布那样难受。解冰，这个情敌，他能善罢甘休吗？秀芹呢，她知道解冰回来了吗？看她脸上那动人的神采，好象已经知道了。楚平的目光又在别人的脸上溜了溜，难道大家议论的仅仅是解冰吗？这辆蓝色的小轿车是怎么回事？厂部会议室里开的又是什么会？

厂部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决定红星灯具厂命运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

会议室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连窗帘都拉上了。灯具厂的人都还记得，只有新旧厂长交接任的时候，才这样又关门窗又拉窗帘的。难道今天又是新旧厂长交接班？那末，这该是第几任厂长了？十二任？十三任？还是十四任？

会议室里烟雾弥漫，一张张脸在烟雾中忽隐忽现，而脸上的气色，却又各不相同：紫红色的、铁青色的和苍白得没一点儿血色的。

烟头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后，又扔得满地皆是，一片狼藉。含着浓烈烟草味儿的空气，呛得人直想咳嗽，而只要一人咳嗽，就会举座皆咳，引起连锁反应。

从烟头的数量可以看出，会议已经开得很久了，有些人的脸上，已经显出了疲惫的神色，但因为会议的重要，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坐在那里。他们除了抽烟就是灌茶，两个从车间抽调来暂充招待员的年轻女工，给大家续水递烟，忙得不亦乐乎。这个灯具厂，什么都是破烂的，车间厂房破烂，仓库破烂，办公楼破烂，食堂破烂，厕所破烂，唯独这间会议室，却布置得富丽堂皇——墙壁的上半部和天花板，用石灰刷得雪白，墙壁的下部涂上了嫩绿色的油漆，地板漆成了紫红色，窗上挂着浅桔红色的窗帘。墙上嵌着壁灯，屋子的正中央悬挂着一盏颇为精美的玻璃吊灯。这些灯具，既是装饰，又是广告。因为这里平时是新产品的展销室，开会的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桌上蒙着淡湖蓝色绣花抽丝桌布。人们坐的，一律是高靠背藤椅，藤椅上，还铺了一块柔软的海绵坐垫。

会议桌的上首，并列坐着局里的铁腕人物嵇毕局长和局

党委书记刘轩弼。坐在他们两旁的，是局里劳工和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就是乘着大门口左边那辆深蓝色小轿车来的。至于灯具厂，除了党总支部书记柴望开和厂长冷其崧外，各科室的头头，也都参加了会议。这种阵势，在灯具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瞧那嵇毕局长，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的整个躯体和那近乎浅棕色的皮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熊。据说，他办事喜欢痛快干脆，批文不上十字，说话至多五句。这会儿他坐在藤椅上，而那熊一样粗壮的身体，将藤椅压得吱吱直叫。他把过滤嘴香烟用手封抵在口正中，不见嘴巴动，也不见烟吐出来，但一根烟不一会儿工夫就烧完了。他喝茶也很特别，仰着脖子，喉结滚动，嗓子里咕冬咕冬响一阵，杯子里的水也就完了。这怪异的举动，说明他正在极力压抑内心的焦躁。会议开到现在，他总共只听了三五句话，但又不能走开，心里烦得不行，只好用抽烟喝水来打发时间。

刘轩弼书记和嵇毕局长相比，可就大不相同了。他长得清瘦，显得温和文静，抽烟喝茶的动作也都是慢条斯理的。从刘轩弼往下数第四个，是厂总支部书记柴望开。这名字是取“柴门望开”的意思呢，还是望开柴、流年吉利的意思？他身体羸弱，两颊凹陷，常年闹病，平时很少来上班。这时他低着头，怀里拥着个热水袋，默然无语地坐在那里。

坐在柴望开对面的，是厂长冷其崧。一个倒霉的工厂，并不意味着厂长也倒霉。你看冷其崧，天庭饱满，脸泛红光，一副福相。他讲话不紧不慢，瞧那神态，好象是在讲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这时，他已结束了长篇的汇报演说，开始尾

声点题了。按一般常规，最后的结束语往往至关重要，所以在座的人都强振精神，竖起耳朵，认真谛听。

“……说起来十分惭愧，尽管我这个第十二任厂长任职时间最长，头尾七八年，和那些一二年就卸任，跟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的厂长相比，还有点儿聊以自慰。但他们虽然走了，可工厂还在。如今我走了，工厂却要关门了……”

冷其崧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喑哑，一副无限沉痛、引咎自责的样子。但他在心里说的，却是另一番话：“见鬼，谁也没有逼你往这个火坑里跳，你完全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他那个可以跟他玩命的大公子，相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是个知青，招工在山区的一个农机厂。他的大公子不知怎么跟她认识的。据说这姑娘长得十分美貌，他的大公子对她一见倾心，答应以调回城市作为谈朋友的条件。他的大公子找他，要他办这件事的时候，好象强盗绑票似的，丢下几句最后通牒的话，扬长而去。那时冷其崧因为跟一把手闹不和，刚从印染厂调出来，还没正式分配工作，赋闲在家。人在家里闲着，可心里急得直冒火，——因为他的大公子一天几次，象催命似的催他把那姑娘调回城来。正在他急得无计可施时，听说红星灯具厂的厂长甩手不干工作已一年多，而别人又因这个厂是长期的老大难单位，谁也不愿去揽这个烂摊子。他想，只要能捞到一把手，就有实权，有了权，何愁不能把那姑娘调回来？再说，他也尝够了当副手的那种小媳妇的滋味儿。于是，他自告奋勇，向局里毛遂自荐，要去灯具厂。局里的嵇主任（就是现在的嵇局长）十分赞赏他的举动，让他走马上任，当了灯具厂的厂长。真是权能通神，他当厂长不到一

年，就把那姑娘调到城里来了。当然，他决不会那么蠢，把她调到灯具厂，而是用交换的办法，让他未来的儿媳妇去了无线电厂，无线电厂厂长的外甥，也是一个外地知青，进了灯具厂。

人们只晓得利润大的工厂油水大。其实，乱糟糟的工厂，水浑好摸鱼，也能得到妙不可言的好处。冷其崧在任七八年，到底捞了哪些好处，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在他的任期里，灯具厂涣散混乱的局面，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竟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他有个预感：总有一天，他心中最隐秘的那个角落，会被人兜底翻出来。每当想到这里，他就会心绪不宁，莫名其妙地向人发火。

常言道：狗急跳墙，人急生智。就在他被苦恼煎熬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拆厂！厂子一散，一了百了，多少是非，都可烟消云散。以前都说：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现在，连庙都拆了，还有何惧哉？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呢！

冷其崧不是寻常之辈，他绝不会把心底里的打算流露在外表上。就是在他最亲近的心腹面前，也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他向局里打了要求拆厂的报告。嵇毕看后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但嵇毕把灯具厂的情况仔细想想，又觉得打这份报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虽说局里批准了这份拆厂报告，但冷其崧自己心里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把这场戏好好地演下去。

“……同志们，难哪。企业实行自主权后，必然带来竞

争。我们怎么能竞争过人家呢？几年来产品一再积压。我们的总产值不过一百二十万，而亏损却达到一百五十万，把厂里的什么东西都卖了，还亏空三十万！工厂有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债主天天上门讨债，银行拒绝贷款，生产面临停顿……”

嵇毕局长是受不了这冗长的汇报呢，还是怕冷其崧的最后一个颤音，把大家的眼泪吊出来？他赶紧打断冷其崧的话，十分干脆地说：“陈年旧账不要再翻了。我的意见，厂子宣布拆散后，由冷其崧同志负责组成一个临时班子，处理一下善后工作。老刘，你看呢？”

嵇毕把头转向刘轩弼。大家知道，这表面上是在征求刘轩弼的意见，实际上是个暗示——会可以结束了。冷其崧低着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但心里却忍不住一阵高兴！这会一散，事情就定局了。

刘轩弼没说什么。嵇毕又把目光从每个与会者的脸上扫过，最后停在柴望开的脸上。柴望开低着头，脸上毫无生气，他知道嵇毕在盯着他，许久，才闷声闷气地说：“我说一件另外的事情，解冰回来了，我们怎么安置他呢？”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

解冰原来是这个厂的生产科长。一九七六年，该市的“四人帮”代理人，组织部分工厂的领导，在烟台宾馆召开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座谈会，冷其崧委任解冰为灯具厂的全权代表去参加。但“四人帮”倒台后，解冰却进了讲清楚学习班。在学习班讲了两年还没讲清楚，又冒出了一个经济问题，于是，又审查了两年。最后结论是：一场误会！当然，